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事實類苑卷四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周璿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印

謄錄監生臣歐陽愛

謄錄監生臣趙鳴皋

欽定四庫全書

事實類苑卷四十五

宋 江少虞 撰

仙釋僧道

中國長公主入道

太宗第七女中國大長公主生不茹葷端拱初達延壽
寺對佛願捨為尼真宗即位遂乞削髮上曰朕之諸妹
皆愿賜湯沐邑築外館以居之因酬先帝之愛也汝獨
愿出家可乎中國曰此先帝之願也堅乞之遂允之進

封吳國賜名清裕號慈報正覺大師建寺都城之西額
曰宗直藩國近戚及掖廷嬪御願出家者若密恭懿王
女萬年縣主曹恭王惠安縣主凡三十餘人皆願出家
詔普度天下僧尼申國俗壽止三十八尼闕十有六人

見湘山野錄

二

初申國長公主為尼掖廷嬪御隨出家者二十餘人詔
兩禁送於寺賜齋饌各令作詩送之惟文僖公彭年詩

尚有記者云盡出花鈿散寶津雲鬟初剪向殘春因驚
風燭難留世遂作池蓮不染身貝葉乍翻疑蜀錦梵聲
纔舉誤梁塵從茲艷質歸空後湘浦應無解佩人或云
作詩之說恐都下好事者為之耳

呂先生

宿州天慶觀有神仙題詩二絕於五星門扉之上俗傳
云呂先生神篆其詩曰秋景蕭條葉亂飛庭松影裏
坐移時雲遊鶴駕何方去仙洞朝元失我期又曰手

傳丹篆千年術口誦黃庭一卷經鶴觀古壇槐影裏悄
無人迹戶長扃後為人刮去墨迹猶存乃知非常人
書也

二

潭州士人夏鈞罷官過永州謁何仙姑而問曰世人多
言呂先生今安在何笑曰今日在潭州興化寺設齋鈞
專記之到潭日首於興化寺取齋歷視之果其日有華
州回客設供頃年滕宗亮謫守巴陵郡有華州回道士

上謁風骨聳秀神氣清邁膝知其異人口占一詩贈之
曰華州回道士來到岳陽城別我遊何處秋空一劍橫
回聞之憮然大歎而別莫知所之

見東軒
筆談

三

呂洞賓者多遊人間頗有見之者丁謂通判饒州洞賓
往見之語謂曰君狀貌頗似李德裕他日富貴皆似之
謂咸平初與予言其事謂今已執政張洎家居忽外有
一隱士通謁乃洞賓姓名洎倒屣見之洞賓自言呂渭

之後渭四子溫恭儉讓終海州刺史洞賓系出海州索
紙筆八分書七言四韵詞一章留與洎頗言將佐鼎席
之意其末句云功成當落破瓜年俗以瓜字為二八洎
年六十四卒乃其識也洞賓詩什人間多傳寫有自詠
云朝辭百越暮三吳袖有青蛇膽氣粗三入岳陽人不
識朗吟飛過洞庭湖又有飲海龜兒人不識燒山符子
鬼難看一粒粟中藏世界二升鐺內煮山川之句大率
詞意多奇怪類此世所傳者百餘篇人多誦之

見楊文公談苑

養素先生

尚書郎李觀自言為進士時往遊南岳道過潭州聖旗亭買酒忽有一人荷竹奩持釘鉸之具徑至問觀曰聞君將之南岳頗識養素先生藍方否觀曰固將往見之其人曰奉煩寄聲云劉處士奉問先生十月懷胎如何出得言訖徑出不顧觀至南岳訪方具道其語方惘然驚異因問曰其人眉間得無有白誌乎觀曰然方大驚曰吾不過此人命也此所謂劉海蟾者也吾養聖胎已成

患無術以出之念非斯人不足以成吾道今聲聞相通而不得接吾之道不成矣觀急回訪於潭州已亡所在

是年方卒

見東軒筆錄

劉遁

晉公舊有園在保康門外園内有仙遊亭仙遊洞景趣瀟洒有道士劉遁相往來遁作仙遊亭詩贈公云屢屢仙遊亭上醉仙遊洞裡杳無人他時鶴駕游滄海同看蓬萊島上春公莫曉其詩公南遷遁往見公於崖公方

思其詩乃知遁異人也與之泛舟海上而飲公曰今日之遊誠予之詩意也

見名賢詩話

華陰隱人

華山南有川廣袤數百里連山洞壑不知其極人有登蓮花峰絕頂俯瞰人烟舍屋相望四時嘗有花木疑靈仙之窟宅又云秦人避難者居此其後裔也開寶中有數人衣服異制出華陰市中語人曰我居華陰川因採藥迷路至此何地也後不知所詣疑其地仙

見楊文公談苑

峨眉山佛現

太平興國七年嘉州通判王袞奏往峨眉山提點白水
寺忽見光相寺西南瓦屋上山皆金色有丈六金身次
日山間有羅漢二尊空中行坐入紫色雲中

見玉壺清話

曇穎機辯

錢子高明遠始中大科知潤州值上元於因勝寺法堂
設戲幄庭下以花磚遍甃儼雅如新子高飭役徒掘磚
埋柱時長老達觀師曇穎者法辯速敏度其氣驕難諷

但佯為語曰可惜打破八花磚錢然之謹不敢動

契嵩師

吾友契嵩師熙寧四年沒於餘杭靈隱山翠微堂火葬
訖不壞五物睛舌鼻耳毫數珠完好不燬以烈火重燬
燬之愈堅嵩之文可參韓柳之間治平中以所著書曰
輔教編攜詣闕下大學者若今百揆王相歐陽諸公皆
低頭以禮焉王仲儀公素為京尹特上殿以其編進呈
許附教藏賜號明教大師嵩重體完潔至死無犯火訖

張器不壞此節可高天下之士余昔怪其累多講談音
若清磬未嘗少輟及終方得其驗嵩字仲靈藤州人詩
類老杜楊公濟哀收全集公濟深服其才答嵩詩有十
年尤可照吳邦之句

無名高僧

成都無名高僧者誦法華經有功雖王均李順兩亂於
蜀亦不敢害一旦有一山僕至寺言先生來晨請誦經
在藥室奉候至明已在外引入溪嶺數重嵐中有一跨

溪山閣先生所居也僕傳其語曰先生請師誦經老疾
起晚誦至寶塔品願見報欲一聽至此品處報之果出
野服藜杖兩眉垂肩但拱揖焚香而聽聽已遂入不復
出將齋以簾盤竹箸林飯一盃芭菊數甌不調鹽酪甚
甘美食訖僕持襯一綬敬施之曰先生寄語上人遠到
山舍不及攀送遣僕送出路口因中途問僕曰先生何
姓曰姓孫曰何名僕於僧掌中書思邈二字僧因大駭
欲再往僕遽失矣凡山中尋三日竟迷舊路歸襯資皆

良金也中五六金一半尚鐵由茲一膳身輕無疾天禧中已一百五十歲長遊都市後隱不見

羅真人

太平興國四年綿州羅江縣羅公山真人羅公遠舊廬有人乘車往來山中石上有新轍迹深三尺餘盡五色知州种士衡緣轍迹至洞口聞雞犬聲

見湘山野錄

番僧法調

西晉時番僧法調至洛陽見晉家宮門數曰此正是堯

率天宮但生死之力營建非道力所成耳將終與徒衆別謂之曰山河天下皆變滅而況人身而得久長但能專心清淨屏除三毒形骸雖乖其會必同言訖而終

佛經

佛經之入中國自竺法蘭摩騰二師以後漢明帝時至白馬寺首譯四十二章經歷晉及十六國南北暨唐皆梵僧自三天竺來自華人之善竺音者迭相翻譯為開元錄凡大小乘經律論聖賢集共五千四十八卷至貞

元又別錄新經二百餘卷元和之後譯經遂廢太宗太平興國初有梵僧法賢法天施護三人自西域來雅善華音太宗宿授佛記遂建譯經院于太平興國寺訪得鳳翔釋清照深識西竺文字因盡取國庫新貯西來梵夾首令三梵僧檢擇未經翻譯者各譯一卷集兩街義學僧評議論難蜂起三梵僧以梵經華言對席誦衆僧無以屈譯事遂興後募童子五十人令習梵學獨得惟淨者乃江南李王之子慧悟絕異能通天竺文字今上

即位初陳恕建議以為費國家供億願罷之上以先朝所留意不許及今所譯新經論學凡五百餘卷自至道以後多惟淨所翻也大中祥符四年釋衆上言請如貞元造錄詔令潤文官叅知政事趙安仁與翰林學士楊億同編修凡為二十卷乃降賜太宗所作釋門文字令編其名題入錄安仁等及釋衆又上表請御製釋門文字許之六月三日賜御製法因前集七卷共論次其文理以附於先皇之次而冠於東土聖賢集之上釋經院

置潤文官嘗以南北省官學士充中使一人監院使釋
經常以梵僧後令惟淨同釋經梵學並受譯綴文以一
人評議二人皆選名德有才學為之

喻浩造塔

錢鏐曰釋迦真身舍利塔見於明州鄞縣即阿育王所
造八萬四千闕得十九之一也鏐造南塔以奉安

俶在國日所屢作延燒此塔一人奮身穿烈焰登第二
級持之而下衣裳膚體多被燒太平興國初俶獻其地

太宗命取塔禁中度闕開寶寺西北闕地造浮圖十一

級下作天宮以葬舍利葬日上肩輿微行自安置之有

日光由塔一角而出上兩闕其外都人萬乘皆洒泣燃

指焚香于臂掌者無數內侍數十人願出家洒掃塔下

悲度為僧上謂近臣曰我曩世嘗親佛座但未通宿命

不能了了見之耳初造塔得浙東匠人喻浩不如輩性

絕巧先作塔式以獻每建一級即設帷幕但聞椎鑿之

聲凡一月而一級成其有梁柱齟齬未安者浩周旋視

之持槌撞擊數十即皆牢整自云此可七百年無傾動
人或問其北面稍高浩曰京城多北風而此數十步乃
五丈河潤氣津浹經一百年則北隅微墊而塔正矣而
浩求度為僧不數月死世頗疑其異

見楊文
公談苑

吳長文

吳長文博學通古今尤不善釋氏其父卒不召僧不作
佛事居嘗問巷細民與其父相往來者人贈二練子華
為長史作墓銘都不及之蓋子華信奉釋氏韓魏公亦

曰此事親之際尤為難也

死後出家

熙寧十年王禹玉丞相奏王妻慶國夫人鄭氏臨終遺言乞度為女真勅特許披戴賜名希真仍賜紫衣號沖

靜大師

見倦遊
襍錄

建寺

太平興國寺舊龍興寺也世宗廢為龍興倉國初寺主僧屢擊登聞鼓求復為寺上遣中使持劔以詰之曰此

寺前朝所廢為倉廩以貯軍糧何故煩瀆也朝廷命斷取汝首仍戒之曰倘偃蹇怖畏即斬之臨刑無懼即未可行既訊其僧神色自若引頸就戮中使以聞上大感歎復以為寺官為營葺極於宏壯又修舊封禪寺為開寶寺前臨官街北鎮五丈河屋數千間連數坊之地極於鉅麗

西域僧覺稱

大中祥符初有西域僧覺稱來館於傳法院其僧通四

十餘本經論年始四十餘歲丁謂延見之嘉其敏遣人
送至予處與譯同來設茶問之譯云入此國見屠殺猪
羊懸肉市肆甚不忍觀見此方人心頗惡彼西土或一
國人全不食肉予問能留此土否覺稱云願至五臺謁
文殊即還乃心思戀本國不樂居此因索紙以竹筆作
梵字橫行數十字請淨公譯云稽首催伏諸魔力我智
者本名覺稱出家至今十九臘渠眠褐句議能說後作
聖德頌以上文理甚富上問其所欲但求金爛袈裟歸

至金剛坐而已詔尚書造以給之覺稱自言酷蘭左國
人刺帝利性善畫於譯堂北壁畫釋迦面與北方絕異

雲豁入定

吉州西峰寶龍院僧雲豁常入定歲餘一出大中祥符
三年上遣中使趙履信取至闕下宣於北御園舍中扃
鐺之月餘始出定苦告求歸厚賜以遣之

見楊文
公談苑

王中正

汀州王健少商江淮間咸平初遇一人於南康逆旅衣

道士服儀狀甚偉後屢見之授以黃金術仍付以神劍
且戒之曰非遇人君不可妄洩後佯狂叫呼上饒市中
配流嶺南逃歸京師過登聞鼓自陳上召與語悅之命
之官更名中正寓居中官劉承珪家承珪上言數聞中
正與人語聲如童子云我司命真君也中正後遷神武
大將軍康州團練使嘗以藥金銀獻上以助國費卒賜
嶺南節度使世謂之燒金王先生建祠永寧院西至今御
府猶有中正所獻金及爐鉗殘藥

見澠水燕談

王叅政

王叅政伯庸得疾既委頓是夕有靈鶴十餘隻空中嘹
唳八月二十日夜三更月甚明其弟純臣差知亳州公
人來迎候者皆以為怪訝須臾聞宅中慟哭羣鶴遂散
時人以為伯庸當作仙

日本僧

景德三年予知銀臺通進司有日本僧入貢遂召問之
僧不通華言善書劄命以牘對云往天台山延歷寺寺

僧三千人身名寂照號圓通大師國王年二十五大臣
十六七人郡僚百餘人每歲春秋二時集貢士所試或
賦或詩凡及第者常三四十人國中專奉神道多祠廟
伊州有大神或託三五歲童子降言禍福事山州有賀
茂明神亦然書有史記漢書文選五經論語孝經爾雅
醉鄉日月御覽玉篇將魴歌老列子神仙傳朝野僉載
白集六帖初學記本國有國史秘府畧日本記文觀祠
林混元錄等書釋氏論及疏抄傳集之類多有不可悉

數寂照領徒七人皆不通華言國中多習王右軍書寂
照頗得其筆法上召見賜紫衣束帛其徒皆賜以紫衣
復館於上寺寂照願遊天台山詔令縣道續食三司使
丁謂見寂照甚悅之謂姑蘇人與言其山水奇秀寂照
心愛因留止吳門寺其徒不願往者遣數人歸本國以
黑金水瓶寄謂并詩曰提攜三五載日用不曾離晚井
斟殘月春爐釋夜澌都銀難免化汞石易成虧此器堅
還實寄君應可知謂分月俸給之寂照漸通此方言特

見精律至通內外學三吳道俗以歸向寂照東遊子遺
以印本圓覺經并詩送之後寄書於予詩中兩句云身
隨客槎遠心與海鷗親不可忘也圓覺固目不暫舍云
後南海商人船自其國王弟與寂照書稱野人若遇書
云嗟乎絕域殊方雲濤萬里昔日芝蘭之志如今胡越
之身非歸雲不報心懷非便風不傳音問人生之恨何
以過之後題寬弘四年九月又老大臣藤原道長書畧
云商客至通書誰謂宋遠月慰馳結先巡禮天台更可

攀五臺之游既果本願甚悅甚悅懷土之心如何再會
塞馬猶向北風土人莫忘日本後題寬弘五年七月又治
部鄉原從英書畧云所諮唐厯以後史籍及他內外經
書未來本國者因寄便風為望商人重利惟載經貨而
求上國之風絕而無聞學者之恨在此一事末云分手
之後相見無期生為兩鄉之身死會一佛之土書中報
寂照俗家及墳墓事甚詳悲後題寬弘五年九月凡三
書皆二王之迹而野人若遇章草特妙中土能書者亦

鮮及紙墨尤精老大臣乃國之大相治部九卿之列

見楊

文公
談苑

郭忠恕

郭忠恕字恕先以字行能屬文善史書周廣順中累為
周易博士貶乾州司戶秩滿遂不復仕多遊岐雍號略
間縱酒逢人無貴賤常口稱闕遇山水佳處絕糧數

日不食盛夏暴於日中體不沾汗窮冬大寒鑿河水而
浴浴傍冰皆漸釋太宗召授國子監主簿縱酒自肆謗

諱時政太宗怒決配登州至齊州臨邑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掘地窟纔容面而卒遂藁葬於道左後數日欲取其尸改葬視之空空若蟬蛻然

許旌陽家田夫

洪州西山有異人常見夫婦出入山中相傳許旌陽家田夫也旌陽使取米及歸拔宅昇仙矣遂止為地仙夫寄妻詩曰自從明府昇仙後出入塵寰直至今不是藏名渾時俗賣柴沽酒貴安心妻寄予夫詩曰昨日因行

過翠微醺壇風冷杏花稀碧桃為我傳消息何事人間
去不歸至今有見之者

朱池寺僧

余往歲侍親睦州壽昌縣朱池寺寺僧平方數日弟子
出卒前一日手寫一頌云孤燈寂寂夜堂深寒雨瀟瀟
響竹林大抵浮生總如此不須哀怨動悲音字甚端謹

斯亦異矣

見李希聲詩話

事實類苑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事實類苑卷四十六

宋 江少虞 撰

仙釋僧道

趙自然

趙自然太平州人夢一人綸巾素袍髻髮頌白自云姓陰引出登山曰汝有道氣教汝辟穀之法乃出青栢枝令啗夢中食之及覺遂不食又夢老人教以傳書數百字寤記之寫以示人皆不能識或云天象也乃道家符

錄耳太宗召賜道服後因病食穀如故

神仙二事

神仙之說傳聞固多予之目覩者二事供奉官陳允任
衢州監酒稅日允已老髮禿齒脫有客候之稱孫希齡
衣服甚襤褸贈允藥一刀圭令揩齒允不甚信之暇日
因取揩上齒數揩良久歸家人人見之笑曰何為以墨
染鬚允驚以鑑照之上髯黑如漆矣急去巾視童首之
髮已長數寸脫齒已隱然有生者予見允時年七十餘

上髯及髮盡黑而下髯如雪又正郎蕭渤罷白波輦運至京師有黔卒姓石能以瓦石沙土手按之悉成銀渤厚禮之問其術石曰此真氣所化未可遽傳若服丹藥可呵而變也遂授渤丹數粒渤餌之取瓦石呵之皆成銀渤乃丞相荆公姻家是時丞相當國予為宰士目覩此事都下士人求見石者如市遂逃去不知所之石纔去渤之術遂無驗石齊人也時曾子固守齊聞之亦使人訪其家了不知石所在渤既服其丹亦宜有補年壽

然不數年間渤乃病卒疑其所化特幻耳

筆談

佛牙

熙寧中余察訪過咸平是時劉定予先知縣事同謁佛寺予先謂余曰此有一佛牙甚異予乃齋潔取視之其牙忽生舍利如人身之汗颯然湧出莫知其數或飛空中或墮地人以手承之即透過或著床榻摘然有聲復透下光明瑩徹爛然滿目予到京師盛傳於公卿間後有人迎至京師執政官取入東府以次流布士大夫之

家神異之迹不可悉數有詔留入相國寺創造木浮屠以藏之今相國西塔是也

筆談

吳僧文捷

吳僧文捷戒律精苦奇迹甚多能知宿命然罕與人言予羣從遵為知制誥知杭州禮為上客邁嘗學誦揭諦呪都未有人知捷一日相見曰舍人誦呪何故闕一句既而思之果少一句浙人多言文通不壽一日齋心往問捷曰公更三年為翰林學士壽四十歲後當為地下職

任事權不減生時與楊樂道待制聯曹然公此時當衣
線經視事文通聞之大駭曰數十日前曾夢楊樂道相
過云受命與公同職事所居甚適慎勿辭也後數年果
為學士而丁母憂年三十九矣明年秋捷忽使人與文
通訣別時文通在姑蘇急往錢塘見之文捷驚曰公大
期在此月何用更來宜即速還屈指計之曰急行尚可到
家文通如其言馳還徧別骨肉是夜無疾而終文捷與
人言多如此不能悉記此吾家事耳捷常持如意輪呪

靈變尤多瓶中水呪之則湧出畜一舍利晝夜轉於瑠璃瓶中捷行道遠之捷行速則舍利亦速行緩則舍利亦緩士人郎忠厚事之至謹就捷乞舍利捷遂與之封護甚嚴一日忽失所在但空瓶耳忠厚齋戒延文捷加持少頃見觀音像衣上一物蠢蠢而動疑其蟲也試取乃所亡舍利如此者非一忠厚以予愛之持以見歸予家至今嚴奉蓋神物也

筆談

金剛題誌

郢州漁人擲網于漢水至一潭底舉之覺重得一石長尺餘圓直如斷椽細視之乃羣小蛤鱗次相比綢繆鞏固以物試抉其一端得一書卷乃唐天寶中所造金剛經題誌甚詳字法奇古其末云醫博士攝比陽縣令朱均施比陽乃唐州屬邑不知何年墜水中首尾畧無濡漬為土豪李孝源所得孝源素奉佛寶藏其書蛤復養之水中客至欲見則出以示之孝源因感經像之勝異施家財萬餘緡寫佛經一藏於郢州興陽寺特為嚴麗

筆談

鴈蕩山老人

熙寧七年嘉興僧道親號通照大師為秀州副僧因遊
溫州鴈蕩山自大龍湫回欲至瑞麗院見一人衣布襦
行澗邊身輕若飛履木葉而過葉皆不動心疑其為異
人乃下澗中揖之遂相與坐石上問其氏族閭里年齒
皆不答鬚髮皓白面色如少年謂道親曰今宋朝第六帝
也更後九年當有疾汝可持吾藥獻天子此藥人臣不
可服服之有大責宜善保守乃探囊出一丸指端大紫

色重如金錫以授道親曰龍壽丹也欲去又謂道親曰明年歲當大疫吳越尤甚汝名已在死籍今食吾藥勉修善業當免此患探囊中取一栢葉與之道親即時食之老人曰定免矣慎守吾藥至癸亥歲自詣闕獻之言訖遂去南方大疫兩浙無富貧病死者十有五六道親殊無恙至元豐六年夏夢老人趣之曰時至矣何不速上闕獻藥夢中為雷霆驅逐惶懼而起徑詣秀州具述本末謁假入京詣尚書省獻之執政親問以為狂人不受其

獻明日因對奏知上急使人追尋付內侍省問狀以所遇對未數日先帝果不豫乃使勾當御藥院梁從政持御香賜裝錢百千同道親乘驛詣雁蕩山求訪老人不復見乃於所遇處焚香而還先帝尋康復謂輔臣曰此但預示服藥兆耳問其藥至今在彭善閣當時不曾進

御

見筆談

廬山錢文

廬山太平觀乃九天採訪使者祠自唐開元中創建元

豐二年道士陶智仙建一舍令門人陳若拙董作發地
忽得一瓶封鏤甚固破之中皆五色土惟有一銅錢文
有應元保運四字若拙得之以歸其師不甚為異至元
豐四年忽有詔進號九天採訪使者為應元保運真君
遣內侍廖維持御書殿額賜之乃與錢文符同時知制
誥熊本提舉太平觀具聞其事召本官主首推詰其詳
審其無偽乃以其錢付廖維表獻之

見筆談

趙抱一

秦州趙抱一者初嘗牧牛田間一夕有人叩門召之以杖引行杖端有氣如烟其香可悅俄至山崖絕頂數人會飲音樂交奏抱一駭莫能測會巡檢過其下聞樂聲以為羣盜懼集令呼民梯山而上至則無所覩惟抱一獨在援以下之自是不食大中祥符四年至京師猶強健詔賜名為道士

見談苑

賀蘭捷真

賀蘭捷真不知何許人為道士自言百餘歲善服氣不

畏寒暑往來不食或時縱酒遊市廛啖醋腐數斤後召
至闕下真宗賜之以詩

禮法師

明州天台教主禮法師高僧也聚徒四五百衆以往生
淨土訣勸衆修行晚闕僧修三年懺燒身為約楊大年
慕其道行以書留之云曾聞我師此修千日之懺特捨
四大之軀結淨社之十僧生樂邦之凡品竊曾具懇冀
徇羣情乞畢世以為期廣傳道以與衆願希岳諾冀獲

瞻風後禮師終不諾又詔書州天竺式懺主託渡江留
之云億再拜為明州禮教主宏發願心精修懺法結十人
之淨侶約千日之近期決取樂國之往生並付久先之
正受再懷景重切欲欸留誠以天台大教宗師海國羣
倫之歸嚮傳演秘詮之學增延慧命之期冀期往世之
悠長廣作有情之饒益遂形邈請罄叙誠言得其報音
確乎不奪慮喪人天之眼目孰為象教之津梁懺主大
師同稟哲師並化本國可願涉錢塘之巨浪造鄞水之

淨居善悅無窮宜伸於理奪真機相契須仗於神交是
年延節邈永興冠相國薦紫衣留之馬樞副知節請大
年撰其父全義神道碑潤筆一物不受止求薦一師號
為樞奏臣撰碑況辭臣潤筆國之常規乞降聖旨俾受
臣所贈真宗召大年問之因得以其事言真宗深嘉歎
重謂大年曰但傳朕意留之住世若師號朕與之潤筆
卿宜無讓遂賜號法智大師住世七年方入滅錢希白
碑其異於塔

光梵大師

譯經鴻臚少卿光梵大師惟淨江南李王從譙子也通敏有先識解五天竺國梵語慶厯中朝廷百度例務減省惟淨知言者必廢譯館不若預奏乞罷之臣聞在國之初大建譯園逐年聖節西域進經合會新舊何啻萬軸盈函溢屋佛語多矣又况鴻臚之設虛費廩祿恩賜用給率養尸位欲乞罷廢仁宗曰三聖崇奉朕焉敢罷且又睽貢所籍名件皆異域文字非鴻臚安辨因不允未

幾大中丞孔道輔果乞廢罷上因出惟淨疏示之方已

景祐中景靈宮公館傭解木木既分中有蟲鏤紋數十

字如梵字傍行之狀因進呈仁宗遣都知羅宗勳譯經

潤文使夏英公疎詣傳上意特詔開堂遵譯

凡詔譯經即謂之開

堂冀得祥異之語以識國瑞淨梵天香遵譯踰刻方曰

五竺無此字不通辨譯左璫恚曰諸大師且領聖意若

稍成文譯館恩例不淺而英公亦此意諷之淨因曰某

等幸若蠹紋稍可箋辨誠教門之殊光恐致日彰謬誕

之迹雖萬死何補二官竟不能屈遂稱非字惟淨皇祐三年入減碑其塔者即此二節特不書惜哉

趙山人

趙山人景趙昂學士之親弟子熟識之善導引煉藥向為東陽簿棄官歸似有所遇八十餘落魄在塵中未嘗騎馬遠近攜一枝拄杖而去皇祐初至虞城旅邸翹一足坐于牀倚杖而終其屍不壞于今在虞城尼寺安厝

謝仙火

歐陽永叔侍郎說永州有一亭為火所燒獨存一柱柱
根不倒刻三字云謝仙火好事問何仙姑仙姑永州之
異人也仙姑曰雷部中有此姓名夫婦二人身長纔三
尺潔白如玉其名謝仙主行火者

見趙康靖
公聞見錄

行火真君

內中舊有玉石三清真像初在真遊殿既而大內火遂
遷於玉清昭應宮已而玉清又火遷於洞真洞真又火
遷於上清上清又火皆焚蕩無餘遺遂又遷於景靈而

宮司道官相與惶恐上言真像所至輒火景靈必不免
願遷他所遂遷於集禧宮迎祥池水心殿而都人謂之

行火真君

見歸田錄

黃覺

黃覺善詩梅昌言出鎮并州覺贈詩曰五馬雍容出鎮
時都人曾看好風儀文章一代喧高價忠直三朝受聖
知帳下軍容森劍戟門前行色擁旌旗雲籠古戍黃榆
暗雪滿長郊白草衰出去暫聞貔虎幕歸來須占鳳凰

池鬚間未有一莖白陶鑄蒼生固不遲梅雅自修飾容
狀偉如得詩大喜之覺仕宦不遂嘗送客都門下至則
客已遠不及旅舍中見一羽士在側因取所攜酒炙呼
道士共飲食之既罷道士舉盃挹水寫呂字覺始悟其
為呂洞賓也道士又曰明年江南見君覺果得江南官
及期見道士懷中大錢七其次十又三小錢曰數不可
益也予藥可數寸許告曰歲旦以磨酒服之可保一歲
無疾覺如其言至七十餘藥亦垂盡作詩曰牀頭厯年

無多日屈指明年七十三果以是歲終

見劉貢父詩話

許昌齡

潁陽石唐山一峰特峙勢雄秀獨迢遙通絕頂有石室
邢和璞筭闕處也治平中許昌齡者安世諸父早得神
仙術杖策來居天下傾焉後遊太清宮時歐陽文忠公
守亳社公生平不肯信老佛聞之邀致州舍與語豁然
有悟贈之詩曰綠髮青瞳瘦骨輕飄然乘鶴去吹笙郡
齋坐覺風生竹疑是

闕

公集中載許道

人石唐山隱者皆昌齡也一日公問術許告以宮室已
壞難復語此但明了前竟猶庶幾焉與遊嵩山見神清
洞事公默有所契語秘不傳後公歸汝陰臨行以詩寄
之云石唐仙室紫雲深潁陽真人此等心真人已去昇
寥廓歲歲巖花自開落昔公曾為洛陽客偶向岩前坐
磐石四字丹書萬仞崖神清洞壑鎖樓臺雲深路絕無
人到鸞鶴今應待我來公又嘗手書昌齡詩南莊相見
北莊居更入深山十里餘幽谷每尋樵徑上真心還與

世情疎雲中犬吠流星過天外雞鳴曉日初昨日有人
相問訊旋將落葉寫回書讀此想見其人矣神清洞世
固詳其事而昌齡尤瑰異信公真神仙中人也

見西清詩話

正覺禪師

僧本逸俗姓彭氏福州閩人也幼不如輩九歲出家年
十五辭普度恩不受後四年以試經中第遊方至廬山依
開元寺暹禪師一日入室舉達磨傳法偈於此穎悟住
饒州薦福院凡十年學徒寢盛至元豐六年詔住大相

國寺智海禪院賜以紫衣號正覺禪師自王公至士庶
皆敬慕之於紹聖三年六月中升堂舉手示衆曰撒手
那邊千里外迴頭堪作大中闕衆莫之測翊日沐浴更
衣升堂集衆而逝衆乃號呼曰師慈為人今日何不留
一言而去須臾師復開目伸手索筆作頌曰七十四年
如掣電臨行為君通一線鐵牛勃跳過新羅撞破虛空
七八片遂擲於地復儼然而逝方暑經三日體色不變
都人敬禮者雲集衆乃葬師於東郊之塔

張乖崖

乖崖公在蜀設厨封羊及百口具毛角召行人估價納錢送一僧院令與羊子轉經有一學禪僧得錢來謝公與之坐且曰微生向來不轉經昨日亦為羊子轉經兩卷公厲聲曰和尚轉則便轉和尚如轉不得便莫轉為甚恰為羊子轉呵起之公動不容佞皆若此類

二

乖崖公言未第時至鄭州有一山人氣貌甚古同宿旅

中與之語皆塵外之事問不言姓氏自稱神和子而已
賢明為別語吾云異日相會於西川吾稍異之昨因患
頭瘡未愈蒙聖恩差人內侍省高班羅自賓到川奉傳
聖旨撫問卿治郡不易頭上瘡子痊否某感君父至
恩遂於龍興觀設醮乞保殘軀以期報國是夕吾坐寐
中夢昔神和子謂吾曰頭上瘡公勿疑不是死病及覺
語與道士王文正文正云曾收得鄭韶州處士贈神和
子歌索而閱之益異其事乃建大閣上下十四間號曰

仙遊閣吾故曰神仙既便於西遊士庶不妨於登覽其歌先在觀內五靈院刻石存焉

三

乖崖公在成都府嘗夜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兼濟以幅巾道服而趨真君降階接之禮頗隆盡且揖張公坐承事之下詢顧

闕

似有欽歎之禮意公翊旦即遣典客詣西門請黃承事者戒令其常所衣服來比至果如夢中所見公即以所

夢告之間平日有何陰德蒙真君厚遇如此且居某之上座邪兼濟云無他長惟每歲遇未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糴至明年禾麥未熟小民艱食之際糴之價且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者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所濟急公曰此承事所以坐某之上即索公裳令二吏掖之使端受四拜嗚呼古先賢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而公以夢中所得屈已一封部中人夫豈詐善以要譽哉欲使人知神明有以勸察而不敢私

耳然則公之所積又當如何二公名字固在仙籍而黃君後裔繁衍至今在仕路者比比青紫建炎四年十一月一日闕開封劉靖子直書于妙嚴院有樂道積善者為我刻板以廣其傳冀其聞黃氏之風而悅之者推賞善救物之心膺天道好還之德神明共善福壽無量豈曰小補之哉

見忠定公語錄

風和尚

邢州開元寺僧法明落魄不檢嗜酒好博每飲至大醉

惟唱柳永詞由是邢人莫不侮之或有召齋者則不赴有召飲者則欣然而從酒酣乃謳柳詞數闋而後已日以為常如是者十餘年里巷小兒皆目以風和尚一日忽謂寺衆曰吾明日當逝汝等無出觀吾往焉僧笑曰豈有是哉翊日晨起法明乃攝衣就座遽呼衆曰吾往矣當留一頌而去衆僧驚愕急起以聽法明曰平生醉裏顛蹶醉裏却有分別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言訖趺跏而逝衆嘆異之因以厚葬焉

黑殺將軍

開寶中有神降於終南道士張守真自言我天之尊神
號黑殺將軍與玄武天蓬等列為天之三大將言禍福
多驗每守真齋戒請之神必降室中風肅肅然聲如嬰
兒獨守真能曉之太宗不豫驛召守真至闕下館於建
隆館令下神神言天上宮闕已成玉鎖關晉王有仁心
言訖不復降太宗以其妖將加誅會晏駕真宗即位築
宮於山陰將塑像請於神神曰我人形怒目披髮騎龍

按劍前指一星如其言造之六年宮成封神為翊聖將軍每歲春秋遣中使祈醮立碑記其事守真時來京師得召見至道三年春太宗弗豫召見真至令為下神守真屢請神不降歸纔至而卒後數日宮車晏駕此事異也

見楊文公談苑

僧無夢

有僧法名無夢自云鄆州人多教化村落間手持一木牌上書詩二首一云身為車兮心為軾隨何所往無休

息交梨火棗是誰無自是不除荆與棘二云身為客分
心為主主人平和客安堵若還主客不康寧精神管定
隨君去後至封丘縣富固村曰一片地可以寄吾身乃

坐化去

見名賢
詩話

僧惠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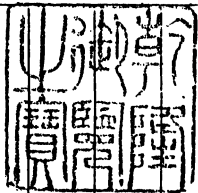
僧惠圓俗姓于氏開封酸棗人也本田家子幼出家於
本邑建福寺德禮光為師性樸魯寡語言衆以奴隸畜
之然執勤不解久之主僧乃出鬻度牒俾為僧居數歲

乃辭師出遊師初不許已而諾之惠圓幼依佛教未嘗知有禪宗故聞南方禪刹甚盛乃詣江州東林欲學其道而至惠圓舉止山野辭語鄙俚貌極不揚衆莫不指以為笑一日乘間問衆曰如何是禪衆見其愚長嘯戲之曰對門鳴者乃禪也惠圓不悟其旨遂面壁深思至于骨立後數月出行殿庭間忽足顛而仆起乃釋然有悟乃謂一行者曰吾不習字欲作一頌汝能書乎為我題之壁間行者笑而許之其詞曰這一交這一交萬兩

黃金也合消頭上笠腰下包一輪明月杖頭挑翌日延
請東林長老法聰因過惠圓留題之所驚謂左右曰誰
作此頌一人前白曰向一村僧題之於此法聰曰又被
這漢打了一竅乃迹其所往莫能知之後紹聖間有鄉
人見之於餘杭視容貌無驚人處真得道之士也

見雲
齋廣

記



事實類苑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事實類苑卷四十七

詳校官編修_臣周瓊

員外郎_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中書_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_臣袁文印

謄錄監生_臣趙鳴皋

欽定四庫全書

事實類苑卷四十七

宋 江少虞 撰

休祥夢兆

苗訓

苗訓仕周為殿前散員學星術于王慶納訓從太祖北
征慶納預語訓曰庚申歲初太陽躔亢在亢於德剛其
數乃龍恐與太陽並駕若果然則聖人利見之期也至
庚申歲旦太陽之上復有一日衆皆謂目眩以油盆俯

窺果有兩日相磨盪即太祖陳橋起聖之時也幼夢持鏡照天列宿滿中割股納之遂通星緯之學

闕

太祖即位樞密使王朴

建隆二年辛酉歲撰金雞歷以獻上嘉納之改名曰應天歷御製歷序慶納謂所知曰此歷更二十年方見其差

闕

吾不得預焉興國六年辛酉吳昭素直司天監

果上言應天歷大差太宗詔修之太祖善望氣一歲晚春幸金明回蹕至州北合歡拱聖營雨大下時有司拱

闕
無兩仗因駐蹕轅門以避之謂左右曰此營他日當
出節度使兩人蓋二夏昆仲守恩守贇在營方闕後侍
真宗於藩邸當龍飛二公俱崇高後守恩為節度使守
贇知樞密院事

周克明

景德三年有巨星於天氏之西光芒如金丸無有識者
春官正周克明言按天文錄荊州占其星名周伯語曰
其色金黃其光煌煌所見之國太平而昌又按元命苞

曰此星一曰德星不時而出時方朝野多歡六合平定
鑾輿澶淵凱旋萬民富足賦歛無橫宜此星之見也克
明本進士獻文於朝召試中書賜及第

畢文簡

真宗尹京畢士安為府判沈毅忠厚中書將有簽除太
宗令朝臣歷選不稱旨而李沆必欲用寇公上曰準少
年進用才銳氣浮為朕選河朔有重德稀姓者處其中
而鎮之近臣少諭其意方以畢公進之上果喜遂用叅

大政時利用為樞相寇曹二人者一時酒後往往凌詬
於席公處其間嘗溫容以平之不踰月與寇俱平章事
歲餘果負重望太宗謂李沆曰朕固欲相士安者頃夢
類數神人擁一紫綬者令拜朕曰非久當相陛下夢中
嘗熟視之乃士安也

見玉壺清話

鞏彥輔

長沙北禪經室中懸觀音印像一軸下有文乃故待制
王元澤撰鏤板者乃邵倅關蔚宗其文曰都官鞏彥輔

郎中當魔云初夢兩緋衣召入大府嚴甚有紫衣當案者此王也堂廡下授以沙盆剔囚目使研之餘斷腕截耳不可數或恐懼失便溺少頃一官至呵鞏解衣鞏云下官無罪官怒曰此治殺生獄豈問官耶鞏窘呼觀音囚者皆和而殘者完繫者釋俱出鞏亦出乃蘇余友吳居易與鞏同官開封府性朴直不局於獄以故或忤在勢者云

朱正基

寶元元年朱正基駕部知峽州即江陵內翰昂之子一
夕夢一吏自云城隍神遣某督修夷陵縣解宇願連葺
不宜後時朱不甚為意連三夕夢之方少異焉因語同
僚亦未盡異之然亦未知修葺明日報至歐陽永叔謫
授夷陵報吏云已及荆門朱感其夢待之特異將入境
率僚屬遠郊迓之歐公臨邑亦以遷謫自處益事謙謹
稟皆歛板于庭州將常伺之候入門先抱笏降于階至
滿任不改前容歐公親語其事於其孫集賢朱初平學

士馬

見玉壺清話

張乖崖

乖崖公太平興國三年科場試筆陣成風賦蓋太宗明年將有河東之幸公賦有乘城卧鼓豈煩師旅之威雷動風行舉順乾坤之德自謂擅場欲奪大魁夫何有司以對偶失題因黜之選胡旦為狀元公憤然毀裂儒服欲學陳希夷搏闕豹林谷以弟子事之決無仕志希夷有風鑒一見之謂曰子當為貴公卿一生辛苦譬猶人

家張筵方笙歌鼎沸忽中庖火起坐客無奈惟賴子滅
之然祿在後年此地非棲憩之所乖崖堅乞入道陳曰
子性度明躁安可學道果後二年及第於蘇易簡榜中
希夷以詩遺之曰征吳入蜀是尋常鼎沸笙歌救火忙
乞得江南佳麗地却應多謝腦邊瘡初不甚曉後果兩
入蜀定王均李順之亂又急移餘杭有左道僧紹倫妖
蠱之公至則平定此征吳入蜀之驗也累乞閒地朝廷
終不允因腦邊瘡乞金陵養疾方許之

二

張乖崖成都召還臨行封一紙付僧文鑒大師者上題
云請於乙卯歲五月二十一日開後至祥符八年當是
歲也時凌侍郎知成都府文鑒至是日特見凌公曰先
尚書向以此屬某已若干年不知何物也乞公開之洎
開乃所畫野服攜筇黃短褐一小真也凌公奇之於大
慈寺閣龕以祠焉蓋公祥符七年甲寅五月二十一日
薨開真之日當小祥也公以劔外鐵絡輜重設質劑之

法一交一紙以三年一界換之始祥符辛亥今熙寧丙辰六十一載計已二十二界矣雖極智者不可改

王慶之

僕射相國王公至道丙申歲為闕因逃闕因饑而流亡

者闕十戶力謀安集疏奏乞貸闕糧懇訴甚闕朝廷

悲可之一夕次蒙城驛舍夢中有人召公出拜空中紫綬象簡者貌度凝重如牧守赴任之儀遣一綠衣童謂公曰以汝有憂民心上帝嘉之賜此童為宰相子受訖

即寤殆曉憩食於楚靈王廟作詩誌於壁是夕夫人亦有祥兆而娠焉後果生一子即慶之是也器格清粹天與文性未十歲公以貴蔭為奉禮郎恥門調止稱進士或號棲神子性喜談紫府丹臺間事有木詩不逢星漢使誰識是靈槎祥符壬子歲謂所親曰上元夫人命我為玉童只為吾父未受相印受則吾去矣不數日公大拜慶之已疾公憶丙申之夢默不敢言不踰月慶之卒年十七真宗聞其才矜恤甚命尚官就宅加贈襚詔賜

進士及第焚詔於室

張密學

張密學秉知冀州一日巨盜劫民之財復亂其女賊敗
得賊將就戮其被盜父母以不幸之甚泣訴於公公忽
極俾設架釘其手足三日醢之議者頗快焉後旬年忽
店疾一日方午劇發夢中便至宅忽宣公力疾促轡至
禁門中人引至便殿

疑

曰爭

得非法殺人公認其聲乃真宗也不知其端不敢奏辨

斯須又曰張秉爭得非法殺人公方奏曰臣束髮入仕
謹遵憲章豈止下筆極典雖一笞朴亦覆覈精審上曰
卿自與本人對辨引于殿西南隅啟一獄扉囚繫萬狀
始悟非人世也引出一罪人血肉淋漓股節星散泣訴
於公曰汝用非法殺我肢體零散奈何永無受托之所
公方認冀賊也詬之曰汝所犯豈止一死耶縻萬軀亦
不足塞其父母恥敢將更有訴乎旁有一胥容服謹嚴
視之乃秉從事河陽日一幕客遇公甚勤低容曰五刑

自有常典亦不得禁其訴公曰其將奈何吏曰幸公之
筭未盡暫迷誤至此耳但遣俾之托生可却還公怖甚
窘叩其遣之術於吏曰吾念與子有河陽之舊吏曰功
力之大無如法華經公但志誠誦之公連許歸召僧誦
百部以至添及千部因亦不舍公愈怖吏又曰不必多
為其持誦之法但貴長久日請一僧誦一部許終其身
乃可遣公如其說許之果沒不見殆三日神方還始覺
乃日召一僧誦一部至薨未嘗一日廢闕

錢惟治

錢惟治字和世初鎮四明常夢神人披金甲自稱西岳神謂公面有凹文即壅土培之後領華州節鉞二十年

王處訥

太宗欲知古高僧事贊寧撰僧史略十卷進呈充史館編修壽八十四太監王處訥推其命孤薄不佳如三命星禽星祿仕遁俱無壽貴之處謂寧曰師生時所異者止得天貴星臨門必有烈士侯王在戶否寧曰母常謂

其曰汝生時方卧草錢文穆王元瓘往臨安拜瑩至門
雨作避於茅簷甚久殆浣浴襁籍畢徘徊方去

見湘山野錄

二

王處訥洛陽人少時有老叟至其家煮洛河石為麵以
食之又常夢人持巨鑒衆星燦然剖其腹納之後遂通
星厯之學特臻其妙依漢祖于太原開國初為尚書博
士判司天監事周祖素與處訥善至舉兵向闕以物色
求之得之甚喜因言及劉氏祚短事處訥曰漢氏厯數

悠遠蓋即位之後專以復讎殺人及夷人之族結怨天下所以社稷不得長久周祖蹶然歎息適以兵圍蘇逢吉劉銖餘悉全活國初厯司農少卿進拜司天監有子熙元今為司天少監

見楊文公談苑

陳洪進

陳洪進與張漢思為劉從効左右將有沙門行雲者若狂人自福州來見洪進供僧有禮行雲語洪進曰汝當為山河主不出此歲我且歸長樂秋後至此時建隆二

年也是春從効卒子紹鑑典留務至秋洪進誣紹鑑附
吳越執送金陵漢思為留後自為副使漢思老且懦洪
進實專郡政行雲果來謂洪進曰凡世報前定但人有
千錢之祿不可以圖之況將相之位豈能力取今劉公
多疑人前後誅殺甚衆王者不死豈能害君哉當須坦
然任運他日善終牖下子孫蕃盛苟懷疑殺人蒙不善
之報鮮克令終矣洪進後廢漢思幽於別墅諸子屢勸
除之終不許漢思竟以壽終行雲禿首而不衣僧服常

服紫皂衫束帶懸銀魚為飾館於州廨十餘年忽謂人曰陳氏當有五侯之象去此五年後有戎馬千萬衆前歌後舞而入此城喜而不怒未知何故也懇求出舍外宅洪進次子文灝收漳州將歸寧行雲曰吾不及見矣遂沐浴整衣而逝語館人曰過三日乃得棺歛明日文灝至亟哭之行雲遂起坐執手談至暮乃入滅泉人疑所管二州何以容五侯當克取汀建以自益耳後洪進來朝獻其地改鎮徐州文灝通州團練使文闕文顯文

項三人並授諸州刺史是為五侯王師入城來索作笳鼓為樂悉如其言洪進感行雲之言帥眾十六年未嘗妄殺人有犯極刑而情可恕者多貸其死

危序

鄉人危序應舉探省榜出門數步即逢泥濘躊躇未前有老媪指示曰秀才可低處過危即從之比看榜最末有名是歲果及第此與摭言所載後來者必得事相類

韓魏公

韓稚主侍中知秦州日卧病數日冥冥無所知倏然而蘇語左右曰適夢以手捧天者再不覺驚寤其後拔英宗于藩邸戴神宗于春宮捧天之祥已兆於慶厯中因知賢臣之勲業非偶然而致也

夏文莊公

夏文莊公謫守黃州時龐穎公為郡掾文莊識之異禮優待而龐嘗有疾以為不起遂屬文莊後事文莊親臨之曰異日當為貧宰相亦有年壽疾非所憂龐詰之曰

已為宰相豈得貧耶文莊曰但於一等人中為貧耳故
龐公晚年退老作詩述其事曰田園貧宰相圖史富書
生為是故也

見青箱
雜記

二

文莊守安州宋莒公兄弟尚皆布衣文莊亦異待命作
落花詩莒公一聯云漢臯佩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
香子京一聯云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妝是
歲詔下兄弟將應舉文莊曰詠落花而不言落大宋君

須作狀元及第又風骨秀重異日作宰相小宋君非所
及然亦須登嚴近後皆如其言故文莊在河陽聞呂公
登庸以別紙賀曰所喜者昔年安陸已識台光蓋謂是
也

青箱
襟記

趙世長

俚諺云趙老送燈臺一去不復來不知是何等語雖士
大夫往往道之天聖中有尚書郎趙世長者嘗以滑稽
自負其老也求為西京留臺御史有輕薄子送以詩云

此回真是送燈臺世長深惡之亦以不能酬酢為恨其

後竟卒於留臺也

見廬陵居士歸田錄

張客省

張客省退夫自言應舉時因醉乘驢過市誤觸倒襦賣擔子其人喧爭不已視擔中只有樂記疏一冊送五十錢市之其人乃去張初不攜文籍而行過醉醒止閱所買樂記疏無何省試黃為樂之末節論獨樂記為詳論檀場南省高等明年擢甲第

賈直孺

賈直孺嘗言襄州居喪時家中若有人呼侍中云一日
為其父尋葬地有人前引云侍中村其後居京城之西
鄰婦新恙踰牆言為其夫所苦我來告賈侍中直孺益
自信未幾為侍講學士給事中卒於城西第其偶然乎
果告之鬼亦善戲謔

馮侍禁

馮當世之父式為左侍禁以終當世幼時取其所讀書

題其後曰將仕郎守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借緋
馮京式既沒十一年當世狀元及第為荆南通判視其
父所題無一字差者是所謂知子者也

蔡子直

蔡子直識英宗皇帝於藩邸為最舊既即位久之以樞
密直學士知秦州英宗上仙不及見一日夢宣召賜封
又賜茶既而辭出固留之曰只在此更毋得去寤而記
憶乃靈駕發引日因大慟哭遂得疾日中而卒其得幽

寔之感有如此者

丁晉公

丁朱崖當政日置宴私第忽語於衆曰嘗聞江南國主鍾愛其女一日諭其大臣曰吾止一女姿儀性識特異於人卿等為擇佳婿須得少年美丰儀有才學而門第高者或曰洪州劉生為郡叅謀年方弱冠風骨秀美大門第嘗任貳卿博學有文足以充選國主亟令召至見之大喜尋尚主拜駙馬都尉鳴珂鏘玉出入禁闥良田甲

第珍寶奇玩豪華富貴冠於一時未周星歲主告殂國
主悲悼不勝曰吾不欲復見劉生削其官一物不與遣
還洪州生恍疑夢覺觸目如舊丁笑曰某他日不失作
劉叅謀也席中莫不失色未幾有海上之行籍其家子
然南去何先兆之著也

見澠水燕談

王元規

王元規景仁慶厯末時赴吏部選一夕夢一人衣冠高
古若術士者因訪以當授何地官期早晚書八字與之云

時生一陽體合三水既覺莫曉其意及注官果授河南
府河清主簿凡三字從水到官日正冬至

見渾水
燕談

任玠

蜀人任玠溫如晚寓寧州府宅一夕夢一山叟貽詩曰
故國路通歸去來玠應之曰春風天遠望不盡既覺自
笑曰吾其死乎數日不疾而逝

張茂直

張茂直充人家貧喜讀書少游汶上嘗買瓜於圃翁荷

勦睥睨曰子非久當斷頸下刃之際稍速則死稍緩則生果獲免必享富貴無何慕容彥超據兗州列驅守埤周師破擁城者例坐斬之斬殆盡至茂直挾刃者語之曰汝髮甚修鬢惜為頸血所污可先斷之茂直許焉將理髮得釋免後知制誥秘書監卒

楊文公

楊大年歲二十一為光祿賜及第太宗極稱愛二月後苑曲宴求帖職不得預公以詩貽館中諸公曰聞戴宮

花滿鬢紅上林絲管侍重瞳蓬萊咫尺無因到始信仙
凡迴不同諸公不敢匿即時進呈上詰有司所以不召
左右以未帖職為奏即日直集賢院免謝令預晚宴後
修冊府元龜王欽若總其事詞臣二十人分撰篇序下
詔須經楊億刪定方許用之大年祖文逸偽唐玉山令
大年將生一道士袖刺來謁自稱懷玉山人冠褐秀爽
斯須遽失公遂生後至三十七為學士晝寐玉堂忽自
夢一道士來謁亦稱懷玉山故人坐定袖中出一誥牒

曰內翰加官取閱之其牒上草寫三十七字大年夢中頗驚曰得非數乎道士微笑又曰許添乎道士點頭夢中命筆止添一點為四十七至其數果卒

見玉壺清話

王堯臣

天聖四年夏海州書表司雋宗遠嘗夢有人告曰來年狀元是王堯臣乃題司房之北壁是年秋試開封府解榜到雋見王之姓名謂同列曰此是明年狀元也洎南省榜出又見王預奏名雋愈喜應題於壁未幾果魁多

士逾時授海州通判路逢前知郡事王遵度館使首語
此事後到又呼雋詢之果不謬此神欲使人知魁多士
者必前定矣

呂文靖

梅侍讀知濠州嘗夢有人通刺云相公來謁睡起通判
呂丞至文靖公也梅見其語話奇特遂厚待之梅後坎
珂當呂作相引為待制後至金華之拜

康靖公
閒見錄

陸經

陸經慶厯中為館職一日飲於相國寺僧秘演房語笑
方洽有一人箕踞於旁睥睨經曰禍作矣僅在頃刻能
復飲乎陸大怒欲捕之為秘演勸勉而止薄暮飲罷上
馬而追牒者已俟於門陸惶懼不知所為復見箕踞者
行且笑曰無苦終復故物既而陸得罪斥廢累年嘉祐
初乃復館職

見東軒
筆錄

曾魯公

曾魯公放生以蜺蛤之類以為人所不放而活物之命

多也一日夢被甲者數百人前訴既寤而問其家乃有
惠蛤蜊數罈者即遣人放之夜復夢披甲者來謝

見東軒筆

錄

李景初

李景初自蜀浮江而下至荆湖間家人市一巨鼈而
景初未知也夜中夢皂衣老姥告乞命怪問家人家人
曰此必所買鼈也即遣放之亦復夢皂衣老姥來謝太史
公記宋元君事古常有之君子遠庖厨聞其聲不忍食

其肉雖然天地間生此所以養人但不暴天地物可也

見東齋
記事

事實類苑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事實類苑卷四十八

宋 江少虞 撰

休祥夢兆

原國公

仁皇朝原國公承炳之姪侍宴於崇政殿仁皇數以酒屬之不敢辭遂醉即廷中賜輿親視其升勅衛士送還邸明日遣內人問起居以輩行呼而不名公好老氏之學一夕夢青衣執雉扇前導寤而告家人曰吾數盡矣

具冠帶將朝而卒

王文穆公

王文穆公作舉人時謁南頓喬給事喬晝寐夢有人告

云相公來謁喬戒閤者曰有賓客來悉通報

闕

次有一

舉人投刺乃文穆也喬引入卧內見其容貌磊落以家

人禮待之洎公作相喬之子孫俱拔擢

見康靖公
聞見錄

歐陽文忠公

歐陽永叔侍郎說頃年知南譙日忽夢授潁州又夢公

僕輩具帳明日與幕中會計什物於廳下夢中問主者曰何用對曰此宴相公物令交割與新知州明日與幕中會因說此夢必當移潁州未幾移揚州又數年果差知潁州人云食祿有地信前定之不可移也

李文定公

李文定公迪美髭髯未御試前一夕夢被人剝削俱盡迪惡之有解者曰秀才須作狀元緣今歲省元是劉滋已替滋矣非狀元而何是歲果第一人

劉相國

相國劉公沆累舉不第天聖中將辦裝赴省試一夕夢
被人斫落頭心甚惡之有鄉人爲之解曰狀元不到十

二郎做

劉公第
十二

只得第二人劉公因詰之曰雖斫却頭

留沆在裏蓋南音謂沆爲項留劉同音後果第二名

見青

箱襍
記

元厚之

元厚之少時曾夢人告之曰異日當爲翰林學士須弟

兄數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此夢為不然
熙寧中厚之除學士同時相先後入學士院一韓持國維
一陳和叔繹一鄧文約綰一楊元素繪并厚之名絳五
人名皆從系始悟兄弟之說

筆談

辛文悅

辛文悅嘗以五經教授太祖幼時從之肄業周顯德中
太祖為殿前都檢點久不獲見一日夢邀車駕請見既
下拜乃太祖也太祖亦夢其來謁因令左右尋之文悅

果自至後累至員外郎

凌侍郎

張乖崖鎮益州屢乞代當蜀難已平願均勞逸王文正
旦舉凌侍郎策且言性稟純懿臨泣强濟無所曠上喜
遂除之凌公少年嘗夢人以六部印懸劍以授之後在

劍外六年

見蜀苑
蒙求

謝濤

太子賓客謝濤生平清慎恬於榮利晚節乞知西臺尋

分務洛中不接賓客日覽舊史一編以代賓語將終前
一日夢中得詩一章覺呼其孫景初錄之曰百年事業
半張紙千古英雄一窖塵唯有炳然周孔教至今仁義
浸生民足以見篤於仁義著於神明至死而不亂也

見

水燕
談

懿德皇后

懿德皇后符氏陳州宛丘人彥卿之女太宗之后后生
之夕有大星出光掩衆宿識者以為貴兆

楊礪

楊礪字汝礪京兆人嘗寓僧舍夢一人衣冠甚古謂曰若能從我遊乎隨之至一宮大殿其人服王者服秉珪南向凡三十餘人礪即禮謁之最上者前有案置籍記人姓名礪見己名冠首因請指休咎一人示曰此來知天尊異日為汝主礪問功名曰此去四十年汝成功名乃顯寤而志之初名礪後改名從夢中見者至是為襄王記室謂諸子曰即夢中所見來知天尊

盧秉

盧秉元豐間有能詩名嘗卧疾夢入古祠祠有大池島嶼森列錦衣綉幘者襍焉繽紛數十百人問之曰未央宮也頃一綠衣中使亟召盧過池至大殿坐土木偶數十闕

餘丹綠陳暗而笑語高徹旁一人引盧就席給筆札命賦宮詞既寤記其半是日向午復昏絕又續其夢中夜而興乃盡得其詩絮撲芙蓉苑花開太液波黃頭吹月笛擢影落天河草染天邊碧荷舒日脚紅應知

親帝澤不必藉春工花萼絳光影簾旌燕子風遊絲避
金葆吹過紫垣東翠環雙鳳帶小隊五行啼十二龍鉤
捲梨花爛熳時苑帶水流遠閒從秘苑來春風如解意
不敢起纖埃粉蝶飛仙骨隨風過苑牆穿花不敢採應
怯內家香沉沉水過宮槐綠寂寂春殘輦路香細想人
間無此景夜來魂夢到昭陽迎春新燕尾纖纖拂柳穿
花掠翠簷聞道萼華三十六美人爭為捲珠簾蓬萊風
壓水文斑月斲風廊四百間雲外蹕聲穿嶺去行宮簇

馬望驪山落月濛濛
立夏天樓前槐葉影
初圓傳聞紫殿深深
處便有薰風入舜絃
明年病夢如乍聽霓
裳三獻覺而語家人
曰霓裳聲絕人世矣
又三獻吾能久乎已
而果卒今觀前人辭
章不正者類託之夢
兆此詩明白怪奇如
是殆不可理推也

見西清詩話

趙閱道

治平初龍圖閣直學士趙公抃鎮成都有張山人者不
知所居數至李道士舍一日語李曰為我白龍圖公促

治裝行當入覲且叅知大政矣趙聞而異之喻李令與俱來及再至李欲邀之同見公張固辭曰與公相見自有期今未可也李具以告公公曰候其再至密令人來白公當屏去導從默往見之他日又至李方遣人白公而張遽求還留之不可曰龍圖且來矣公方命駕聞其去乃止益奇之未幾果膺召命乃貳政柄及出鎮青社熙寧五年張遺公書云當來相見公大喜語賓僚曰張山人且來矣久之無耗至秋公奉詔再鎮成都方悟曰

山人言來乃吾當往也故將行先寄張詩有不同叅政
初時入謂李餘慶也學尚書兩度來謂張乖崖公也
到日先生應笑我白頭猶自走塵埃之句

見澠水燕談

邊鎬

江南邊鎬初生其父忽夢謝靈運持刺來謁自陳永嘉
守修髯秀彩骨清神疎所披衣巾輕若烟霞曰欲托君
為父子頃寄游西飛來峰番譯金剛經然其疏分中有
未合佛旨者願寄君家刊正無他祝慎勿以葷羶噉我

及七歲放我出家為真僧以畢前經夢訖鎬生眉顏高古類夢中者父愛之小字康樂成童聰敏好文字盡若夙誦堅求出家其親不肯以葷逼之初不能食後亦稍進及冠翹秀議姻者衆雙親強而娶焉後嗣主璟愛其博雅累用之然而柔懦寡斷唯好釋氏初從軍平建州凡所克捷惟務全活建人德之號為邊羅漢及克湘潭鎬為統軍諸將欲縱掠獨鎬不允軍入其城巷不改市譚人益嘉之謂之邊菩薩及帥於潭政出多門絕無成

斷惟事佛僧楚人失望謂之邊和尚

艾侍郎

艾侍郎穎少年赴鄉舉逆旅中遇一村儒狀極闖茸顧謂艾曰君此登第必矣艾曰賤子家於鄆無師友加之汶上少典籍今學問疎寡聊觀場屋爾安敢俯拾耶儒者曰吾有書一卷以授君宜少俟於此詰旦奉納翌日果持至乃左傳第十卷也謂艾曰此卷書宜讀取富貴後四十年亦有人因此書登甲第然齡祿俱不及君記

之艾頗為異時亦諷誦來會李愚知舉試鑄鼎象物賦
事在卷中一揮而就愚愛之擢甲科後四十年當祥符
五年御前放進士亦試此題徐奭為狀元後艾果以戶
部侍郎致仕七十八薨於汶徐歲四十四翰林學士卒

見玉壺
清話

胡旦

胡旦為兵部郎中知制誥將獲罪前數日禁中忽報云
召對賜鞭馬傳者悉白有位郎吏傳報四方既而誥之

虛也並不知所得之自數日貶安州行軍司馬此事目所覩焉

富鄭公

富鄭公早年嘗夢青州王相公以後事相託鄭公曰相公德被生民當得遐壽何遽及此後二年罷相知鄆州辟鄭公為倅到任歲餘有大星墜於宅園東北角家人怪之相公曰後月當見至後月薨鄭公為主喪事故鄭挽詞曰遺德被生民正與當年夢中符契

呂端公

呂誨端公先朝為御史直言正色傾動朝野以言事出知安州一日獨坐瞑目忽見一碧衣童云非久玉帝南游炎州命予隨行闕正羣仙炎州苦熱上帝賜公清涼丹一粒公拜賜因而吞之若冰雪下咽乃覺公頗異其事亦為所親者言之不久公捐館進士朱明復登第自湖北渡湘江道見有擁兵數百人前導次見公跨玉角青鹿左右皆青衣闕明復雅與公善乃降騎拜曰公何

之也公其已仙乎公笑而不答公曰吾侍上帝南游不
得叙款曲口占一篇為別詩曰功行偶然書玉闕衣冠
無限葬塵埃我今從帝為司糾更有何人值栢臺乃南
去後數日方聞公謝世云

鍾輻

金陵才子鍾輻少年氣豪一老僧相之曰君及第則家
亡時樊若水愛輻之才以女妻之及燕爾應詔洛中果
中科甲由是攜一女僕青箱過華洲蒲城其宰乃故人

延留數日一夕盛暑追涼縣樓痛飲而寢是夕夢樊氏
出一詩示生怨責頗深詩云楚水平如練雙雙白鷺飛
金陵幾多地一去不言歸夢中恍謝戲答一篇曰還吳
東下過蒲城樓上清風酒半醒想得到家春已暮海棠
千樹必凋零既寤因趣裝歸至采石渡青箱心疼數刻
暴卒生為藁葬於一新墳之旁泊至家門巷空寂聞妻
妾已亡數月詢之親隣樊亡之日乃夢於縣樓之時也
青箱葬處乃樊之塋地也不植他樹惟海棠數枝葉萼

凋謝正合詩意鍾歎曰浮圖老僧之說信哉竟不仕隱
于鍾山著書養氣壽八十餘

王素

王素待制乃丞相旦之子自筮仕所至稱為能吏既升
臺憲風力愈勁嘗與同列奏事上前事有不合衆皆引
去公方論列是非俟得旨乃退帝曰真御史也議者目
公為獨擊鵲一日欲作奏論事方據几案則瞑目思睡
乃就枕夢至一處若瓊瑤世界殿上有紺服翠冠與公

對揖紺服者謂公曰公棄去仙局下謫塵世未久也吾
即玉京黃金闕東門侍郎也公向以奏牘玉帝語傷鯁
訐暫謫下世今公欲作奏論事事有大利害容更審之
而後諍也公曰諾上顧左右送公歸乃寤夜已三鼓乃
索筆書一絕於牕云似至華胥國裏來雲霞深處見樓
臺月光冷射雞鳴急驚覺游仙一夢回後出鎮定武亦
以惠政稱晚歲思玉京之夢乃為詩曰虛碧深藏白玉
京夢魂飛入黃金城何時再步煙霞外皓齒青瞳已掃

廳

石曼卿

石曼卿天聖寶元間以詩歌豪於時嘗於平陽會中作
代意寄尹師魯一篇詞意深美曰十年一夢花空委依
舊山河損桃李鴈聲北去燕西飛高樓日月春風裏眉
北石州山對起嬌波泪落粧如洗汾河不見天南流天
色無情淡如水曼卿死後數年故人關詠字永言忽夢
曼卿曰延年平生作詩多矣獨常以為平陽代意一篇

最為得意而世人罕稱之能令此詩盛傳於世在永言耳詠覺後增演其詞隱度以入迷仙引聲韻於是天下爭歌之他日復夢曼卿致謝

見名賢詩話

韓魏公

魏公治維揚日有一異人相訪云公之名位當如州東

闕

官至公師而憂責過之候某年某月日可見但一

生為丘八所撻耳既而潛去不復見嘉祐中自樞密使拜集賢相有來賀者乃當時維揚所見之人也語公曰

記當時所道月日否乃今日也公此去方任重責山野之人今將永托門下公喜留之會客至先起尋失所在

二

元絳與堂叔來赴省試既至都下叔因疾委頓厚之已為營幹凶具矣經久復蘇乃云冥中曾到一官府殿閣甚多金碧相照俄過一堂上有榜云侍中堂俯而窺則字皆黃金又以青紗覆之其人姓名有四曰趙普曰丁謂曰馮拯曰韓某厚之即書其事於紙公時未第人亦

莫知有公姓名後省榜出忽見之人猶戲相謂曰元氏之夢非此人乎既而唱名公亞榜首聞時事者固已異之既授監丞通判詣朝堂過正衙時朝堂中數朝士見一衣朱少年同坐未甚禮焉及相問姓名乃云近有人夢君為侍中知否公遜謝不敢當後推考本朝為真侍中者惟此四人而已

魏王別錄

後山居士

夢中賦詩往往有之宣和己亥歲僕在洪州宿城北鄭

和叔家夜夢行一大路中寒沙沒足其旁皆田苗丘隴
一婦人黃衣紫裳行田間因曰此中無沙易行僕從之
不能登婦人援僕手登焉月明無樹彌望皆野田麥婦
人求詩引僕籍草坐有短磚臺一上有紙筆僕題詩四
句云閒花亂草春春有邊鴻社燕年年歸青天露下麥
苗濕古道月寒人迹稀拍筆磚上有聲驚覺宛然記憶
是歲大病幾死後亦無他

江子之

予友江子之夢與余同登樓飲酒送客子之夢中作詩
云晚風殘日下危樓斜倚闌干滿眼愁休唱陽關催別
酒春愁離恨總悠悠

見李希聲詩話

夢中賦詩

昔士人忘其姓名夢到一處與客泛舟環水皆奇峰可
愛賦詩云山色濃如滴湖光平如席風月不相識相逢
更相得既寤而言之後數日卒

詩識

范魯公之孫令孫也有學行登甲科闕公輔器之王魏
公旦妻以息女令孫嘗以登覽有詩曰孤雲不為雨盡
日却歸山識者謂不極進用之兆令孫官止右正言年
五十卒士大夫哀而惜之

二

濮州人李植成伯與張續禹功師事徂徠石守道為門
人高弟歐陽文忠讀徂徠集詩常續最高弟騫浙各名
科成伯少首被名當嘉祐中詔舉天下行義之士敦遣

詣闕成伯前被此舉詔書方下而卒士大夫痛惜之時
禹功居南曹成伯卒前數日以詩寄禹功其句曰野堂
吹落讀殘書禹功怪其語不祥逕往訪之未至濮成伯

已卒矣

見澠水燕談

三

詩以言志言以知物信不誣矣江南李觀通經術有文
章應大科召試第一嘗作詩曰人言日落是天涯望極
天涯不見家已恨碧山相掩映碧山還被暮雲遮識者

曰觀此詩意有重重障礙李君恐時命不偶後竟如其
言陳文惠公未達時嘗作詩曰千里好山雲乍歛一樓
明月雨初晴觀此詩意與李君異矣然則文惠致位宰
相壽八十餘不亦宜乎

見青箱
雜記

四

宋呂公庠知許州開西湖作詩曰鑿開魚鳥忘情地展
盡江湖極目天識者觀詩意則知公位極一品矣孟郊
下第詩曰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劒傷又再下第詩曰兩

度長安陌空將泪見花其後及第詩曰昔日齷齪不足
嗟今朝放蕩思無涯青春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
花大凡進取得失蓋亦常事而郊器宇不宏偶一下第則
其情隕獲如傷刀劍以致下泪暨後登科則其志充溢
若無所容一日之間花即看盡何其速也後郊授溧陽

尉竟死焉

見青箱
雜記

五

丞相劉公沆廬陵人少以義氣自許嘗詠牡丹詩云三

月內方有百花中更無又述懷詩曰虎生三日便窺牛
獵食寧能掉尾求若不去登黃閣貴便須來伴赤松遊
奴顏婢舌誠堪恥羊狼狼貪自合羞三尺太阿星斗煥
何時去取魏齊頭皇祐中公初出鎮豫章轉運使潘公
素有詩名乃以小孤山四十字示公公即席和呈文不
加點詩曰擎天有八柱一柱此焉存石聳千尋勢波留
四面痕江湖中作鎮風浪裏蟠根平地安然者饒他五
嶽尊覽者皆知公有宰相器矣未幾叅大政遂正鼎席

六

寇萊公少時作詩曰去海止十里過山應萬重及貶至雷州吏至呈州圖問州去海幾里對云十里則南遷之

禍前詩已預識矣

見青箱雜記

七

乖崖張公詠晚年典淮陽郡遊趙氏西園作詩曰方信承

平無一事淮陽間殺老尚書後一年捐館亦詩識也

見青箱雜記

八

蘇緘字宣甫性忠義喜功名皇祐中以秘書丞知英州
值儂賊作亂他州皆不能守獨緘捍禦有功恩授閣職
尋坐事貶房州司馬嘉祐中復官權知越州諸暨縣余
與之同僚嘗贈緘詩曰燕頷將軍欲白頭昔年忠勇動
南州心如鐵石老不挫功在桑榆晚可收後十有八年
緘知邕管交趾叛攻城力戰陷沒朝廷憫之贈奉國軍
節度使賜諡忠勇則所謂忠勇之諡已先於余詩識之

矣

見青箱
雜記

九

蘇子美慶厯末謫居姑蘇以詩酒自放一日觀魚滄浪
亭有詩曰我嗟不及遊魚樂虛作人間半世人識者以
為不祥未幾果卒年四十一天下士大夫咸嗟惜之

見

水燕
談

十

鄭毅夫詩格飄放晚年為遇雨詩曰老天燒空未肯休
忽驚快雨破新秋晚雲濃澹白日下只在楚江南岸頭

未幾自抗移青道病艤舟高郵亭下乃卒何自識之明

也

見澠水燕談

十一

丁晉公在中書總領真宗山陵事李維在翰林援其親識為挽郎有懇請於謂曰更在陶鑄丁應聲曰陶鑄復陶鑄齋郎更挽郎李繼曰自然堪下淚何必更斜陽未

幾丁敗

見名賢詩話

十二

晉公從駕東封與顯官聚話因話及東嶽有奈何黑水
乃人間陰獄也晉公感其事而成詩焉黑水溪旁聊駐
馬奈何岸上是回頭高崖昏處是陰獄須信人生到此
休公後貶崖州亦前定也



事實類苑卷四十八